羊头签

马庆民

北宋宰相王安石，有一道心头至爱的菜——羊头签。清人顾栋高在《王荆国文公遗事》中记载，王安石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吃羊头签，看一页书，吃一枚羊头签，如同今日一边看剧一边吃薯片，不亦乐乎。

羊头签是宋时一种十分流行的“签菜”。但此签非彼签，不是简单地把肉串成串。“签”在古时有“簇笼”之意，即一种圆筒状包裹馅料、像筷子的食品。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记有羊头签、鸡签、荤素签、鹅鸭签、莲花鸭签等10多种签类菜肴。

根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记载，羊头签乃汴京七十二正店必备佳肴，深受民众欢迎。宋代洪巽《旸谷漫录》中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个小故事：“厨娘请食品、菜品资次，出书以示之，食品第一为羊头会。”书中的“羊头会”就是“羊头签”。可见当时羊头签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。

相比于其他签菜，羊头签的做法较为繁复，堪称北宋宫廷饮食与市井饮食交汇的符号：大厨需将羊头肉煮熟，剔出羊头脸部的肉来，切成细丝，拌以姜末、橘皮、胡椒等佐料，铺在从猪肠子上面刮下来的那层网油上，像做寿司一样卷成条状，切成小段，再蘸上面糊或是鸡蛋糊将口封严实了，最后下到油锅里，炸至外表金黄。咬下时外酥里嫩嘎嘣脆，羊脂浸润香料，竟有“一签入魂”的酣畅。

有趣的是，其做法竟暗合王安石的政治哲学——网油裹肉，恰似他以新政“包裹”民生；油炸定型，又如他推行“青苗法”时的雷厉风行。某日，他伏案修订《三经新义》，忽嗅到仆人端来的羊头签之香气，竟破例停笔大嚼，叹道：“此物可比‘均输法’，调和百味而自成格局！”

然而羊头签的滋味，也曾让王安石卷入一场“舌尖政治”。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春，宋仁宗设“赏花钓鱼宴”，群臣中唯他独坐池畔，将一碟鱼饵（玉豆）吃得精光。仁宗冷笑：“误食一粒尚可称无心，食尽一盘必是矫饰！”自此认定王安石是伪君子，冷淡其多年。

历史在此显现出黑色幽默——那碟玉豆实为御厨特制，以蜂蜜、松子、糯米粉揉成球，本是钓饵兼茶点。王安石专注于政论草稿，浑然不知口中“鱼饵”已成政治生涯的绊脚石。直到熙宁年间他掌权变法，某日与门生谈及此事，仍拊掌大笑：“若知那豆子金贵，该留半碟作青苗钱的本钱！”

羊头签的香气，不仅飘散在北宋的宫廷和市井，亦飘散在北宋文坛的雅集之中。苏轼谪居黄州时，曾托人捎去一瓮长江水，欲向王安石就早年续诗之过赔罪。未料王安石烹茶品水后，却回赠一盒羊头签，附笺写道：“瞿塘水辨忠奸易，羊头签尝世味难。”苏轼嚼着酥香，对弟子黄庭坚慨叹：“介甫以食喻政，这签中裹的岂止是羊肉？”

更耐人寻味的是司马光与羊头签的“恩怨”。在某次关于新政的辩论后，司马光受邀至相府，见案头摆着羊头签，当即拂袖：“此物奢靡，非君子所食！”王安石却悠然夹起一块：“君实（司马光字）只见油炸之贵，未见屠户因售羊头多得三文活命钱。”两人对视片刻，竟同时大笑——这对政敌在饮食之道上的交锋，恰似在变法上的争执。

今天的餐桌上，我们仍能遇见“羊头签”的变体——粤式野鸡卷、杭帮炸响铃。这些穿越时空的味道提醒我们：历史从未远去，它藏在每一道食物的褶皱里，等待有心人品味那些被油香包裹的坚持与风雪。

（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龙沙公园赏雪

王亚杰

朔风卷雪覆楼台，
万树银妆向晓开。
石径蜿蜒留脚印，
冰枝疏落点苍苔。
遥看江色连天白，
近听松声抉韵来。
莫道寒林无雅趣，
此间清景胜蓬莱。

慢书吧

这就是中国古建筑

作者：王澍/王贵祥
出版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出版年：2026年5月

1932年至1941年，山河动荡。以梁思成、林徽因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人，在战火纷飞中以脚步丈量190个县市。他们抢救性地记录了大量濒危古建筑遗存，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奠定了基石。

从蓟县独乐寺的辽代木构、应县木塔的千年奇观，到五台山佛光寺的唐代遗珍、北京故宫的皇家气象；从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、江南园林的精巧意境，到曲阜孔庙的文化底蕴、广汉古城的市井遗风，中国古建筑的千年风华尽藏其中。本书特邀王澍、王贵祥等十一位建筑史、遗产保护领域权威学者，重返营造学社考察现场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古建筑寻访。

城市印象

冰城杏花

绘画：王焕堤

咫尺之间的思念

高川

每当从高楼向下俯瞰，树木浓密，春意盎然，总会想起家中等待浇灌的花卉。每当拿起笔走向考场之时，总会想起教诲我们的老师。每当抬头仰望夜幕下高悬的明月之时，总会想起家中的亲人。

想念是突如其来的，令人始料不及。也许仅仅是一件平淡的小事，就会触动人们心中的一抹柔软，想念之情油然而生。

我还记得，大概是几天之前，我正于一条小街上闲逛，闻美食的浓香，听道边商贩的吆喝，和鸟儿虫鸣声交织在一起，奏出那么动听的乐曲。

偶然间路过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，看到一对爷孙驻足于摊前冰柜旁挑选着糖葫芦。那位老人紧紧握着小孩的手，付过了钱，将糖葫芦递到小孩的手上。

这使我忽地便想起了已经许久未曾去探望的姥爷，他也曾牵着蹒跚学步的我，走在大街小巷之间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也是这般递给我糖葫芦。

姥爷家离我家不是很远，可我并不常去。此刻我想起姥爷，想起和姥爷促膝交谈，陪姥爷在小区散步，和姥爷下象棋，我俩常常因悔棋而争抢棋子，后来达成协议：姥爷每盘棋让我一个车一个马。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去姥爷家玩，在客厅踢小足球，姥爷当守门员，玩得非常开心。翌日清晨，姥爷送我去幼儿园，我就是不去，无奈，姥爷拿一根用报纸卷成的“棍子”吓唬我，我躲在写字台下，抱怨道：“这是啥姥姥家，再不来了！”当年爷孙俩的嬉戏，现在想起来却那么美好。上学后，我时常去姥爷家，依稀记得和姥爷议作文，对我提出的问题，姥爷装作迷惑的样子，启发我思考。我陪姥爷在小区散步，他让我背诵《天上的街市》，当我对“你看那朵流星，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”这句大加赞美时，姥爷对我说，不能只看诗句美，寓意是对新生活的向往。我顿时醒悟了，似乎理解了什么叫文章的思想性，这是对我写诗作文的耳提面命，形同校外补课的“一对一”。不同的是姥爷不收费，他老人家无愧是我课外写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。

不知姥爷现如今是否安好，身体是否健朗，心情是否舒畅？

往事与现今交错，眼前的一切与脑海中的画面翻涌，强烈的想念在胸口奔腾。

微风徐来，荡起我的衣角，拂动我的头发，也吹开了我眼角的湿润。

我此时是激动，是对往事的怀恋，抑或是对眼前景象的开怀？我想不出来，这一份复杂的情绪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但若让我用一句话来表达，这就是那一份想念。

街上人声鼎沸，路旁叶起花摇，天边云卷云舒。我已无心再看了。满心、满脑、满眼都是想念。

儿时，幼时，少时，无论是何时，都有姥爷的身影。平时，听他人嘴中的想念，常觉得不过尔尔，自身真正体会时，才觉得竟如此刻骨铭心。

这突如其来的想念抓住了我，使我的思绪不再漂泊，不再心神摇晃了。

姥爷——我的启蒙老师。我至此定下，有空闲时间便去看望姥爷，让这抹绵长的怀恋常着我同去，去圆那一份想念。

本报所摘部分稿件，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，请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寄奉稿酬。

投稿邮箱:1736305488@qq.com

社址: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政编码:150010 广告业务办理电话:(0451)84691043 承印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

新街派 新生活 新街派 视频
生活报
权威资讯 匠心出品
2026.5.24 星期日 丙午年 四月初八
主管/主办: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:生活报社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 23-0017 总第13113期 今日8版

哈尔滨天气预报

24日	日	多云	27℃	偏南风3-4级
	夜	多云有雷阵雨	15℃	西南风4-5级
25日	日	多云	22℃	西南风2-3级
	夜	晴	10℃	西南风2-3级
26日	日	多云	24℃	偏北风2-3级
	夜	多云	10℃	偏东风2-3级

龙头新闻 LONGTOU NEWS
更亲 更近 更懂你
龙头新闻客户端
报料热线
4种报料方式
本报官微 龙头新闻APP
本报官博 生活报网
生活报官方微信

第一叠:燃情东北超·笔尖楼 今日彩票中奖号码刊发在04版 每份1元 发行服务质量监督热线:(0451)84657610 84671553 读者纠错热线:84652201 代号:13-37